

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^①

《红楼梦》旨义 是书题名极[多，一曰《红楼》^②梦》，是总其全部之名也；又曰《风月宝鉴》，是戒妄动风月之情；又曰《石头记》，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。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。如宝玉作梦，梦中有曲，名曰《红楼梦十二支》，此则《红楼梦》之点睛。又如贾瑞病，跛道人持一镜来，上面即镌“风月宝鉴”四字，此则《风月宝鉴》之点睛。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，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，此则《石头记》之点睛处。然此书又名曰《金陵十二钗》，审其名，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；然通部细搜检去，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！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，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，及至“红楼梦”一回中，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，又有十二支曲可考。

书中凡写长安，在文人笔墨之间，则从古之称；凡愚夫妇、儿女子家常口角，则曰“中京”，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。盖天子之邦，亦当以中为尊，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。

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，故叙闺中之事切，略涉于外事者则简，不得谓其不均也。

此书不敢干涉朝廷，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，只略用一笔带出，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，又不得谓其不备。

此书开卷第一回也，作者自云：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撰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。故曰“甄士隐梦幻识通灵”。但书中所记何事？又因何而撰是书哉？自云：今风尘

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推了去，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，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千裙钗？实愧则有馀、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。当此时，则自欲将已往所赖——上赖天恩，下承祖德，锦衣纨绔之时，饫甘餍美之日，背父母教育之恩，负师兄规训之德，以致今日一事无成、半生潦倒之罪，编述一记，以告普天下人。虽我之罪固不能免，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不肖，则一并使其泯灭也。虽今日之茅椽蓬牖，瓦灶绳床，其风晨月夕，阶柳庭花，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。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，以悦人之耳目哉？故曰“[贾雨村]风尘怀闺秀”，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。开卷即云“风尘怀闺秀”，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，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。虽一时有涉于世态，然亦不得不叙者，但非其本旨耳。阅者切记之。

诗曰：

浮生着甚苦奔忙，盛席华筵终散场。
悲喜千般同幻渺，古今一梦尽荒唐。
漫言红袖啼痕重，更有情痴抱恨长。
字字看来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。

① 此凡例五条及题诗仅见于甲戌本卷首，退二格抄写。其他各本均无凡例，且均截取第五条“此开卷第一回也”并入第一回作为正文开始。

② 此处原被撕去一角，缺五字。胡适补书“多”“红楼”三字，另两字吴恩裕《考稗小记》认为当作“如曰”或“一曰”，今人多认同为“一曰”。

第一回

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

庚此开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：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借通灵之说，撰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，故曰“甄士隐”云云。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？自又云：“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考较去，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。何我堂堂须眉，诚不若此裙钗哉？”**蒙侧**何非梦幻，何不通灵？作者托言，原当有自。受气清浊，本无男女〔之〕别。实愧则有余、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！当此，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，锦衣纨绔之时，饫甘餍肥之日，背父兄教育之恩，负师友规谏之德，以至今日一技无成、半生潦倒之罪，**蒙侧**明告看者。编述一集，以告天下人：我之罪固不免，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护己短，一并使其泯灭也。**蒙侧**因为传他，并可传我。虽今日之茅椽蓬牖，瓦灶绳床，其晨夕风露，阶柳庭花，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。虽我未学，下笔无文，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？亦可使闺阁昭传，复可悦世之目，破人愁闷，不亦宜乎？”故曰“贾雨村”云云。

此回中凡用“梦”用“幻”等字，是提醒阅者眼目，亦是此书立意本旨。^①

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来？^②说起根由虽近荒唐，**甲侧**自占地步。◇自首荒唐，妙！细谙则深有趣味。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，

方便阅者了然不惑。

原来，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**甲侧**补天济世，勿认真用常言。于大荒山**甲侧**荒唐也。无稽崖**甲侧**无稽也。炼成高经十二丈、**甲侧**总应十二钗。方经二十四丈**甲侧**照应副十二钗。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。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，**甲侧**合周天之数。**蒙侧**数足，偏遗我。“不堪入选”句中透出心眼。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，**甲侧**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。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，就该去补地之坑陷，使地平坦，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。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**甲眉**妙！自谓落堕情根，故无补天之用。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**甲侧**煅炼后性方通。甚哉，人生不能学也！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，遂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号惭愧。

一日，正当嗟悼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生得骨格不凡，丰神迥别，**戚侧**这是真像，非幻像也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，坐于石边，高谈快论。先是说些云山雾海、神仙玄幻之事，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。此石听了，不觉打动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，便口吐人言，**甲侧**竟有人问：“口生于何处？”其无心肝，可笑可恨之极！向那僧道说道：“大师，弟子蠢物，**甲侧**岂敢岂敢。不能见礼了。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，心切慕之。弟子质虽粗蠢，**甲侧**岂敢岂敢。性却稍通，况见二师仙形道体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补天济世之材，利物济人之德。如蒙发一点慈心，携带弟子得入红尘，在那富贵场中、温柔乡里受享几年，自当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”二仙师听毕，齐声笑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恃，况又有‘美中不足，好事多魔’八个字紧相连属，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、人非物换，究竟是到头一梦、万境归空。**甲侧**四句乃一部之总纲。倒^③不如不去的好。”

这石凡心已炽，那里听得进这话去，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



知不可强制，乃叹道：“此亦静极思动，无中生有之数也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，只是到不得意时，切莫后悔。”石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那僧又道：“若说你性灵，却又如此质蠢，并更无奇贵之处，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。”**甲侧**锻炼过尚与人踮脚，不学者又当如何？也罢，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〔一〕助，待劫终之日，复还本质，以了此案。**甲侧**妙！佛法亦须偿还，况世人之债乎？近之赖债者来看此句。所谓游戏笔墨也。你道好否？”石头听了，感谢不尽。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**甲侧**明点“幻”字。好！术，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^④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，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。**甲侧**奇诡险怪之文，有如髯苏《石钟》《赤壁》用幻处。那僧托于掌上，笑道：“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！**甲侧**自愧之语。**蒙侧**世上人原自据看得见处为凭。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，**甲侧**妙极！今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，见此大不欢喜。须得再镌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。**甲侧**世上原宜假，不宜真也。◇谚云：“一日卖了三千假，三日卖不出一个真。”信哉！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**甲侧**伏长安大都。诗礼簪缨之族，**甲侧**伏荣国府。花柳繁华地，**甲侧**伏大观园。温柔富贵乡**甲侧**伏紫芸轩。去安身乐业。”**甲侧**何不再添一句云“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”？石头听了，喜不能禁，乃问：“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，**甲侧**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，自己亦不知者。若自以奇贵而居，究竟是无真奇贵之人。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？**甲侧**昔子房后谒黄石公，惟见一石。子房当时恨不随此石去。余亦恨不能随此石而去也。聊供阅者一笑。望乞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”那僧笑道：“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的。”说着，便袖了这石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。

后来，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就是无材补天、幻形入世，**甲侧**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。蒙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携入红尘，

历尽离合悲欢、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。后面又有一首偈云：

无材可去补苍天，**甲侧**书之本旨。枉入红尘若许年。**甲侧**

惭愧之言，呜咽如闻。

此系身前身后事，倩谁记去作奇传？

诗后便是此石堕落之乡，投胎之处，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。其中家庭闺阁琐事，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，或**甲侧**“或”字谦得好。可适趣解闷，然朝代年纪，地舆邦国，**甲侧**若用此套者，胸中必无好文字，手中断无新笔墨。却反失落无考。**甲侧**据余说，却大有考证。**蒙侧**妙在“无考”。

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：“石兄，你这一段故事，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，故编写在此，意欲问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：第一件，无朝代年纪可考，**甲侧**先驳得妙。第二件，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、治风俗的善政，**甲侧**将世人欲驳之腐言，预先代人驳尽。妙！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亦无班姑、蔡女之德能。我纵抄去，恐世人不爱看呢。”

石头笑答道：“我师何太痴耶！若云无朝代可考，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，又有何难？**甲侧**所以答得好。但我想，历来野史，皆蹈一辙，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，反倒新奇别致，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，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！再者，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，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。历来野史，或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**甲侧**先批其大端。奸淫凶恶，不可胜数。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，涂毒笔墨，坏人子弟，又不可胜数。至若佳人才子等书，则又千部共出一套，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，以致满纸潘安子建、西子文君，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，**蒙侧**放笔以情趣世人，并评倒多少传奇。文气淋漓，字句切实。亦如剧中之小丑然。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，非文即理。



故逐一看去，悉皆自相矛盾，大不近情理之话。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迹原委，亦可以消愁破闷，也有几首歪诗熟话，可以喷饭供酒。至若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躐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。**甲眉**事则实事实，然亦叙得有间架、有曲折、有顺逆、有映带、有隐有见、有正有闰，以至草蛇灰线、空谷传声、一击两鸣、明修栈道、暗渡陈仓、云龙雾雨、两山对峙、烘云托月、背面傅粉、千皴万染诸奇。书中之秘法，亦不复少。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剖剖，明白注释，以待高明，再批示谬误。今之人，贫者日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怀不足之心，纵一时稍闲，又有贪淫恋色、好货寻愁之事，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书？所以，我这一段故事，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，**甲侧**转得更好。**甲眉**开卷一篇立意，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。阅其笔则是《庄子》《离骚》之亚。◇斯亦太过。只愿他们当那醉馀饱卧之时，或避世去愁之际，把此一玩，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？就比那谋虚逐妄去，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、腿脚奔忙之苦。再者，亦令世人换新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牵乱扯，忽离忽遇，满纸才人淑女、子建文君、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。我师意为何如？”**甲侧**余代空空道人答曰：“不独破愁醒睡，且有大益。”

空空道人听如此说，思忖半晌，将这《石头记》**甲侧**本名。再检阅一遍，**甲侧**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，想亦世之一腐儒耳。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、贬恶诛邪之语，**甲侧**亦断不可少。亦非伤时骂世之旨，**甲侧**要紧句。及至君仁臣良、父慈子孝，凡伦常所关之处，皆是称功颂德，眷眷无穷，实非别书之可比。虽其中大旨谈情，亦不过实录其事，又非假拟妄称，**甲侧**要紧句。一味淫邀艳约、私订偷盟之可比。因毫不干涉时世，**甲侧**要紧句。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，问世传奇。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为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至吴玉峰题曰《红

楼梦》。东鲁孔梅溪则题曰《风月宝鉴》。**甲眉**雪芹旧有《风月宝鉴》之书，乃其弟棠村序也。今棠村已逝，余睹新怀旧，故仍因之。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，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**甲眉**若云雪芹披阅增删，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？足见作者之笔，狡猾之甚。后文如此处者不少。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，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，方是巨眼。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。并题一绝云：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！
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**甲夹**此是第一首标题诗。^⑤

甲眉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，哭成此书。壬午除夕。书未成，芹为泪尽而逝。余尝哭芹，泪亦待尽。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，奈不遇癞头和尚何！怅怅！^⑥◇今而后，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，是书何幸，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。甲午八月（日）[月]泪笔。^⑦

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，仍用《石头记》。

出则^⑧既明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。按那石上书云：**甲侧**以下系]石上所记之文。

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，**甲侧**是金陵。有城曰阊门者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**甲侧**妙极！是石头口气，惜米颠不遇此石。这阊门外有个十里**甲侧**开口先云势利，是伏甄、封二姓之事。街，街内有个仁清**甲侧**又言人情，总为士隐火后伏笔。巷，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窄狭，**甲侧**世路宽平者甚少。◇亦谐。人皆呼作葫芦**甲侧**糊涂也，故假语从此（具）[兴]焉。庙。**蒙侧**画的虽不依样，却是葫芦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**甲侧**不出荣国大族，先写乡宦小家，从小至大，是此书章法。姓甄，**甲眉**真。◇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，后不注。名费，**甲侧**废。字士隐。**甲侧**托言将真事隐去也。嫡妻封**甲侧**风。因风俗来。氏，情性贤淑，深明礼义。**甲侧**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，见其根源不凡。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。**甲侧**本地推为望族，宁、荣则天下推为望族，叙事有层落。



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**甲侧**自是羲皇上人，便可作是书之朝代年纪矣。总写香菱根基，原与正十二钗无异。**蒙侧**伏笔。每日只以观花修竹，酌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只是一件不足：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**甲侧**所谓“美中不足”也。只有一女，乳名英莲，**甲侧**设云“应怜”也。年方三岁。

一日，炎夏永昼。**甲侧**热日无多。士隐于书房闲坐，至手倦抛书，伏几少憩，不觉朦胧睡去。梦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。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，**甲侧**是方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也，接得无痕。且行且谈。

只听道人问道：“你携了这蠢物，意欲何往？”那僧笑道：“你放心，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，这一干风流冤家，尚未投胎入世。趁此机会，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经历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？**蒙侧**苦恼是“造劫历世”，又不能不“造劫历世”，悲夫！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？”

那僧笑道：“此事说来好笑，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。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**甲侧**妙！所谓“三生石上旧精魂”也。**甲眉**全用幻。情之至，莫如此。今采来压卷，其后可知。有绛**甲侧**点“红”字。珠**甲侧**细思“绛珠”二字岂非血泪乎。草一株，时有赤瑕**甲侧**点“红”字“玉”字二。**甲眉**按“瑕”字本注：“玉小赤也，又玉有病也。”以此命名恰极。宫神瑛**甲侧**单点“玉”字二。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。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却草胎木质，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，饥则食密青果为膳，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。**甲侧**饮食之名奇甚，出身履历更奇甚。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个不同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五衷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。**甲侧**妙极！恩怨不清，西方尚如此，况世之人乎？趣甚警甚！**甲眉**以顽石草木为偶，实历尽风月波澜，尝遍情缘滋味，至无可如何，始结此木石因果，以泄胸中悒郁。古人之“一花一石如有意，不语不笑能留人”，此之谓耶？**蒙侧**点题处，清雅。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炽，**甲侧**总悔轻举妄动之意。乘此昌明太平朝

世，意欲下凡造历幻[甲侧]点“幻”字。缘，已在警幻[甲侧]又出一警幻，皆大关键处。仙子案前挂了号。警幻亦曾问及，灌溉之情未偿，趁此倒可了结的。那绛珠仙子道：‘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。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去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’[甲侧]观者至此，请掩卷思想，历来小说可曾有此句？千古未闻之奇文。[甲眉]知眼泪还债，大都作者一人耳。余亦知此意，但不能说得
出。[蒙侧]恩情山海（偿[债]），惟有泪堪还。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，[甲侧]徐不及一人者，盖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。陪他们去了结此案。”

那道人道：“果是罕闻，实未闻有还泪之说。[蒙侧]作想得奇！想来这一段故事，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。”那僧道：“历来几个风流人物，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，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，总未述记。再者，大半风月故事，不过偷香窃玉、暗约私奔而已，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。[蒙侧]所以别致。想这一干人入世，其情痴色鬼，贤愚不肖者，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。”

那道人道：“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[蒙侧]“度脱”，请问是幻不是幻？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”那僧道：“正合吾意，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，将这蠢物交割清楚，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，你我再去。[蒙侧]幻中幻，何不可幻？情中情，谁又无情？不觉僧道亦入幻中矣。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”[甲侧]若从头逐个写去，成何文字？《石头记》得力处在此。丁亥春。道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随你去来。”

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，但不知所云“蠢物”系何东西。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“二仙师请了。”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。士隐因说道：“适闻仙师所谈因果，实人世罕闻者。但弟子愚浊，不能洞悉明白，若蒙大开痴顽，备细一闻，弟子则洗耳